

冯 华

孙春平

胡学文

谈 歌

石钟山

陈应松

麦 家

中国当代法制文学精萃·中篇小说 IV

四面楚歌

SIMIAN
CHUGE

雷 达◎主 编 李清霞◎副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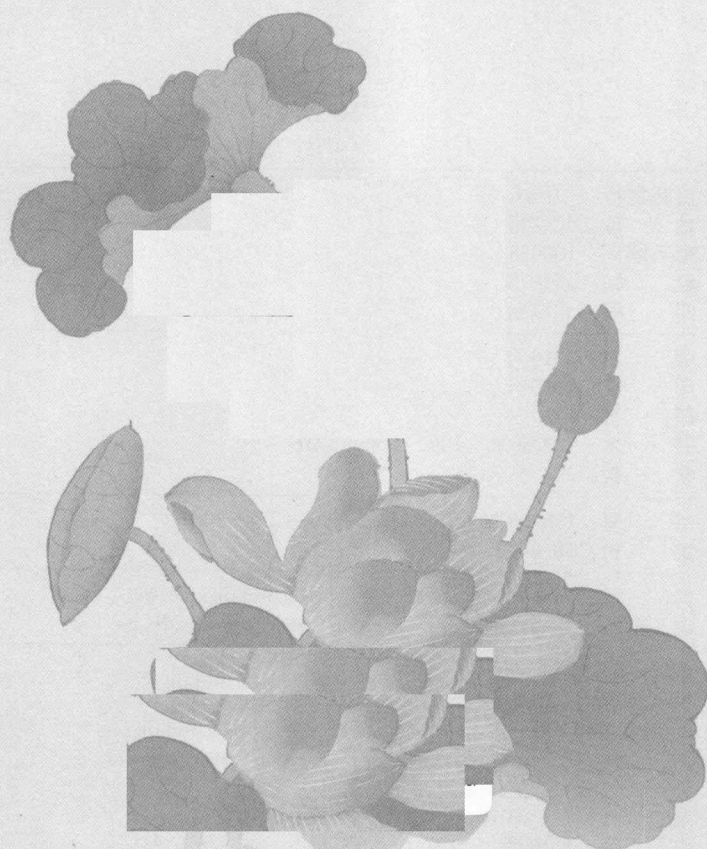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法制文学精萃·中篇小说 IV

四面楚歌

SIMIAN CHUGE 雷 达◎主 编 李清霞◎副主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面楚歌/雷达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4

(中国当代法制文学精萃. 中篇小说; 4)

ISBN 978 - 7 - 81139 - 991 - 2

I. ①四… II. ①雷…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2440 号

四面楚歌

SI MIAN CHU GE

雷达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

印 张: 18. 75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9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9 - 991 - 2/I · 120

定 价: 30. 00 元

网 址: 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书店):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 选 前 言

法制文学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几乎包括所有法制建设和与法制相关的社会生活领域的题材。中国的公案小说、日本的推理小说、苏联的反特小说、西方的探案及悬疑小说自不必说，甚至托尔斯泰的《复活》、雨果的《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也被人归入法制文学范畴，视为世界法制文学的珍品。

中国法制文学起源于先秦，成熟于明清，繁盛于当代。当代社会，由于进入和平与发展时期，没有了大规模战争，日常生活中的法制问题及其全部复杂性就变得十分突出，被称为不见硝烟的战场，法制文学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大量读者和消费市场的文学门类。必须看到，法制的健全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也是现代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法制文学作品可能带有一定的传播法制观念和法律知识的认识作用，但它绝不能等同于法制宣传。它首先应该是艺术，具有审美特征，还有其他功能，比如趣味性、智能性、传奇性等等，它是以自身的艺术魅力吸引和征服读者的。新时期以来，法制文学有了长足的进展，出现了《啄木鸟》、《蓝盾》等专门性的法制文学刊物，法制性报纸发行量巨大，多辟有副刊登载这类文学作品。多年来，我国文坛涌现出了一批在法制文学创作中卓有成就的作家。例如：张贤亮、从维熙、余华、王朔、方方、陈源斌、李迪、蓝玛、张策、冯华、石钟山、龙一，等等。法制文学体裁也更加广泛，有法制小说、法制纪实、法制影视文学、法制诗歌散文，等等。

这次推出的《当代中国法制文学精萃》共四卷，精选了新时期以来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思想艺术俱佳的、为广大读者称赏的一批法制文学，以中篇小说为主，可以说是精中选精；所选作品侧重于思想涵量，人性深度，艺术创新的突出者，兼及短篇小说，其题材涉及公安、检察、法院、海关、税务、行政执法、国家安全、谍战等法制建设领域，以及平

常百姓的婚姻纠葛、道德冲突、财产分割等等。有反映政法干部秉公办案、献身于法、为国除害、为民解难的；有刻画民事纠纷，揭示道德、情理、法律之间的冲突与联系的；有写犯罪分子机关算尽，以身试法、祸国殃民、终落法网的；有表现法盲意识害人害己，因而警钟长鸣的，如此等等。比如从维熙的“大墙系列”对文革期间中国司法制度的残缺和人性的迷失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反思；方方的《埋伏》塑造了一个尽忠职守的普通保卫干部；陈源斌的《万家诉讼》被改编为电影《秋菊打官司》，成为基层普法宣传的教科书，均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李迪、王朔、余华等的小说有侦探小说和推理小说的特色，情节曲折，推理致密，极具可读性；麦家的反特悬疑谍战小说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龙一的《潜伏》也许不是典型的法制小说，似乎属于“边缘”题材，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后一度万人空巷，深受欢迎；而一些情节紧张的反腐小说，则表达了党和国家反腐倡廉的决心和普通民众的强烈呼声。

这次我们首次推出《当代中国法制文学精萃》四卷，均为小说，以飨读者。以后我们还将陆续推出《当代中国法制文学精萃》的纪实卷等，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编者

2010年3月12日



目录

中国当代法制文学精萃·中篇小说Ⅳ

麦 家	//	四面楚歌	(1)
陈应松	//	马嘶岭血案	(50)
石钟山	//	二十年前的一宗强奸案	(96)
谈 歌	//	城市迁徙	(129)
胡学文	//	飞翔的女人	(182)
孙春平	//	守口如瓶	(227)
冯 华	//	网络陷阱	(262)

麦
家
四面楚歌

第一章 前 言

一

本文是我送给老 Z 的寿礼。

照他们的讲法，她已不在人世。是死于非命——听说是谋财害命什么的。不过，我不大相信。或者讲，我不情愿相信。所以，我今天还是一本正经地给她赠送寿礼。

我朦胧记得，老 Z 出生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与新中国同生。显然，如果她真的是因财而走了，无疑是走得早了，才不到六十岁。时间已经把人类的寿命一点点延长，现在的人六十岁生活才开始——一种时尚的说法。我非常反对现行的退休政策，是因为我注意到这个时尚的说法总体上并没有错，也许只是掺了一点文学的修饰而已，比如夸张，比如煽情，等。

老 Z 曾经是一家外文资料室的编辑，她懂得英法两国语言——英语好似要地道些。我是一九八五年夏天认识她的，当时我在她们楼道里做临时工，负责烧开水、打扫卫生、邮件投递什么的。日工钱为一块八角，做一个暑假，基本能挣够我半年学费。我要承认，当初我家里不像现在这么牛烘烘的。有钱的人都是牛烘烘的。

那一年，我只有现在一半的年龄：二十一岁。老 Z 是“奔四”的年龄。她曾经对我开玩笑说，她可以把我生出来了。我算了一下，好像确





实可以。我听说过十三岁的女孩生孩子的事情，报纸上登的。

老 Z 没有丈夫，或者说，丈夫已和她离异。儿女各一个，儿子在香港，女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她还有不少亲朋好友在海外和港台：一个哥哥在台湾，两个姐姐在香港。加利福尼亚是她姨妈什么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人都迷出国镀金——削尖脑袋，不计后果。好像出了国，万事大吉，以前的所有损失都会得到双倍的弥补。老 Z 要出国条件一流——水到渠成，心想事成。因之，有人动员她出国，再三地。可她不，再三地不。她说靠改变环境来改变生活不是办法。云云。

老 Z 钱很多，真的很多。她父亲曾是个艺术家，画画的，五几年回国，一九六七年戴着高帽子游街九天，后在一个叫先锋渔场的地方劳教六年差半个月，遂死。非镇压致死，系郁闷致死。一九七八年，拨乱反正，老 Z 得遗产上万。那时候的万元户比今天的亿万富翁还稀少，政策又不像今天这样明朗，不少万元户小心起见就把钱捐给国家，要不就换个国家，一走了之。老 Z 连国库券都不买，更不要说捐了。她收藏昂贵的文物、古董、艺术品等。她对我讲，“小心起见”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捍卫自己的钱财，就是被押上街斗私批修、横死街头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云云。

老 Z 书读不少，艺术熏陶不薄，文章做得不坏，她经常迫于报纸刊物约稿写文章。之外还有兴致设计服装，后来还写广告词。她写的广告新颖别致。她给佳美服装公司的广告是这样写的：佳美公司的裙衫，我不敢穿，因为我是个黄脸婆，水桶腰。

其实，老 Z 脸面和身材都姣好，只是年纪不饶人。

可是，老 Z 的中文字写得很糟，横不平，竖不直，简直丢人现眼。她见我字写得端端正正——我的字确实写得不赖（端正大方，有点颜体），请我替她抄稿。有偿的。我因为需要钱，乐此不疲。于是，我同她往来频繁。我就是这样认识她，然后又熟悉她的。她不大喜欢我，经常讲我少年老成，太拘谨腼腆什么的。她骂人，骂大街，说我们这些人人都喜欢把自个儿搞得拘拘谨谨，装得老老实实的，真是活见鬼。云云。

老 Z 一点都不拘谨。我认为她甚至有点儿放肆，讲话没个遮拦，做事少个分寸，黑的白的都敢说敢做，想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做什么，无所顾忌的。二十年前，我们什么都不大敢讲，而她什么都敢讲。她敢当



众人面讲性（黄色笑话，色情故事），讲历史、英雄、名人、楷模；讲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趣闻轶事，讲单位领导、同事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什么都讲，好坏都讲，通常讲得别人家不敢听，替她捏紧手心。可是她无所谓，真的跟无所畏惧似的。她经常说，她讨厌在人家背后说三道四，要讲要骂应该当面才是。她确实敢当面骂人，包括她的领导。

更令我惊奇的是，她还敢当着大伙面讲自己的好和坏：讲好的，一点也不谦虚；讲坏的，也一点不保留。比如，连她年轻时如何为一丁点儿事卑鄙委身给一个什么人——这样的事，属于女人最隐秘的隐私，她也敢讲。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我觉得她活得真轻松。

我活得有些吃力：过去，现在，都一样。

二十一年前，老 Z 经常告诫我，做人必须要尊重自己。尊重自己也是尊重他人。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人也不会尊重他人。云云。何为尊重自己？她说就是尊重自己的思想、意志、感情、个性、习惯、身体、欲望，等等。有一次她当着好多人骂我：你他妈的真没劲，为这么丁点儿屁事卖掉自个儿，你自个儿不把自个儿当人看，谁他妈的把你当人看——她讲话就是这样粗鲁，脏话连篇，带把子，跟个阿飞似的。她还讲，生活需要超脱，无礼，什么三从四德、五礼六尚都是狗屁，是骗人的把戏。她还讲，谁也不是你的上帝，你就是自个儿的上帝。等等，跟我讲了很多。

我一直想努力照她讲的做，可总是做不到，做不好。老是别别扭扭、反反复复的，稍不注意老毛病就复发。有点屡教不改的感觉，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我想，生活没给我指点迷津，我的生活一团糟……

我真正已经很想念老 Z 了。

我想她生活起来可真叫来劲。

本文确实献给老 Z。或者，同老 Z 一样的人。

现在，我脑袋里堆积着许多疑问，诸如我是谁、为了什么、正在什么、将会什么，等等。其实，我巴不得不知道才好呢。我觉得有些事情我们糊里糊涂反而好。难得糊涂！可有些事我知道我是想刨根问底，问



个明白的。譬如讲，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疑虑：我们人哪，讲起来是万物之灵，顶天立地的，敢与天斗，与地斗，开山辟路，填海造田，敢叫日月换新颜，敢让山河变模样，好像是本领很大，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形容我们胆大的词语也多得可以用箩筐装，诸如胆大包天、胆大妄为、胆大心细、胆识过人、才高胆大、初生牛犊不怕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不胜枚举。可实际上，我发现，我们的胆子其实是蛮小的，怕这怕那，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胆小如鼠。甚至，我敢说，作为万物之灵的人，顶天立地的人，其实是人世间——地球上——所有生灵间胆子最小、害怕东西最多、活得最可怜的东西。可怜虫。

我这么讲的言外之音自然让你明白，就是我胆子很小，害怕东西很多，是否是？

就是。

我胆量确实不大。很小。经常在害怕什么。莫名地害怕。问题不在于我害怕什么，我算老几？我无名小卒一个，就是死了又怎样？问题在于，这么多年来，几十年来，我居然还没有真正遇上过一个胆子当真大得什么都不害怕的人。好汉。无所畏惧的人。

不信？

不信，我可以从头到脚讲给你听。

“头”在乡下。我小时候在乡下长大的。浙江富阳，一个古老的大村庄。有青山有绿水，很美丽的一个地方。也很平安，没有土匪，没有强盗，连凶猛的野兽都没有。按说那里的人有吃有喝，民风淳厚，治安良好，应该没什么可怕的。可我发现，村里人，不管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各自都在害怕着什么。譬如讲，小孩子都害怕山里头的老虎，哪家孩子不听话，耍性子，哭了，闹了，他家大人总会拿老虎来吓唬他，嚷一句：老虎来了！那哭闹不止的孩子顿时就会不哭不闹，乖乖地钻进大人怀里，安静得跟只可怜的小猫小狗似的，悄无声息。灵验得很。其实，说真的，多少年过来，人们连老虎影子都没见过。可孩子们就是怕它，无一例外。

孩子长大了，七八岁了，可以上学读书了。那时候，他们老虎是不怕了（当然，要真碰上我想还是会怕的），却怕起了人。有的怕父母亲，



有的怕老祖父祖母，有的怕哥哥，有的怕姐姐。有的索性统统都怕，凡是大人怕。说真的我就是这样的人，天不怕地不怕，但怕人，所有大人：长辈，老师，亲眷，村干部，老熟人，陌生人，见谁怕谁。大部分孩子都像我一样，因为怕大人，我们总是设法躲着他们，讨好他们。天黑了，想到回家迟了要挨打骂，赶紧回家。天亮了，想到上学迟到要挨老师的骂，赶紧起床。在外面闯了祸，比如跟同学打架，不小心损坏了公物，考试得了低分，等等，往往吓得不敢回家；回了家，跟贼似的避着光走，顺着黑钻，听见大人咳嗽，吓得胆战心惊——因为上次挨打的记忆或伤痛还鲜明着呢。我可以说，大部分孩子都这样，活着就是为了避免大人的打骂，避免打骂成了我们的紧箍咒。就这样，慢慢地，大部分人都成了一个模子挤压出来的乖孩子，老实规矩，胆小怕事，懂礼貌，守纪律，也就是常人讲的可爱。

不过，也有个别孩子是不怕长辈的，因为他们是“独苗独根”。独生子。独养女。他们的父母害怕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断了香火，把孩子当宝贝养，当小皇帝看，什么都顺着他们来。指东不西，说一不二。他们在放大的溺爱中成长，自然变得有恃无恐——但仅限于在家里。走出家门，他们甚至都怕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温室的盆景，连大的太阳光都怕。当然，他们最怕的肯定是学校里的老师。我注意到，这种在家里头称王称霸的人，在学校里往往特别怕老师。比我们还怕。也许是因为不怕家长的缘故吧，家长总是把老师的威严过分地夸张了。这些孩子一旦跟你闹矛盾，你要想制服他们，很简单——只要把老师当镇山宝剑抬出来，对他们念一声，我要去告老师，甚至随便喊一声，老师来了……他们就蔫了。这我以前试过的，屡试不爽，保准管用。

孩子是这样，大人更是如此，几乎人人都有各自害怕的人和事。要说怕的事就太多了，没法说。大人嘛就是事多，一家子大小的吃喝拉撒，房前屋后，邻里妯娌，村里队里，从前以后，事堆着事，能没个三长两短，斗来争去的？到处都是斗争、竞争，争先恐后，争权夺利，争来争去，天大的胆子都吓破了。狗怕人，人怕事，这在哪里都一样。所以，说事是没法说的。说人吗？有的男人怕老婆，有的女人怕老公；有的男人不怕老婆，可总是怕着谁，这人没准是生产队长，或者是大队会计，或者是治保干部，或者是隔壁邻居。有时甚至是一个表面上文文气气的



新媳妇，或者老姑娘什么的。女人的情况则更不要讲了，多半女人都怕自己的老公，或者婆婆。我在乡下经常看见这个或那个的男人或婆婆当人面刮自己老婆或儿媳巴掌、耳光的事情。有的男人还野蛮兮兮地把女人拖在路上，跪在膝盖下或者捆吊在屋梁上呼呼啦啦地毒打，那骇人的模样，我至今想来还觉得可怕。这样的女人你想：她们会没有怕的吗？

有的是。

多得是。

她们跟怕鬼似的怕这人那人，或丈夫，或婆婆，或公公。怕煞！

有个孤老头子，辈分蛮高蛮高的，村里人无论谁都敬重他几分，逢面总亲亲热热喊他大爷大伯大哥什么的，适时还邀他上桌子吃饭。我原来猜测他总不会再怕什么的。可不。有一回，我知道他也有怕的。他怕死后没人哭丧，魂入不了阴间。甚至，他还担心死后有人伤天害理，偷偷调换他的硬木棺材。他有一口朱红光亮的上好棺材，搁置在堂屋里，谁见着都要夸奖一通：好啊，值大价钱呢！谁不喜欢好？这些话听着就觉得不对头，话外有话，心里有鬼，能不怕吗？

据讲，这棺材是他壮年时光就预备好的，确实很好，我见过。

总之，一句话：那些人，乡下人，不管谁似乎都是有自己害怕的东西，或人，或事。

也许城里的人见识广，知道的道理多，胆量一定要比乡下人大得多。小时候，在没有进城之前，我经常这样想。

可后来我去到城里看，发现城里人似乎比乡下人还胆子小，害怕的东西简直是太多太多了。他们不光在家里头怕这怕那，还在单位里、社会上怕这怕那的。我第一次进城的那会儿，城里正在搞什么“大革命”，天天抓人、斗人，闹哄哄的，戴红袖章的人满街巷地乱窜，大街小巷到处粘满大字报、红标语。夜里，时常枪声、打砸声四起，吓得居民们都不敢踏出家门，只好终日关在家里，从窗户里偷偷地打量外面世界。那种目光，你一看见就会知道，他们心里有多么的害怕——那是一种提心吊胆的目光，像一只挂花之猎物的目光，充满警觉和悲情。

看着城里人害怕的劲头超过乡下人，我实在想不通，理解不了。当时我还小，大约十来岁吧。我只是想，等自己长大了，长出胆子（那时

光我们都相信大人说的，小孩是没有腰子和胆子的)，我的胆量准会大得多，害怕的东西准会少得多。于是，我格外希望自己快快长大——不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有一个能让我无所畏惧的“胆量”。

光阴荏苒。我十八岁了。正当年。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血气方刚。意气风发。我的臂力可以举起一个跟自己一样重的人，我的胃口可以吃下一只三斤重的土鸡，我的朋友也有七八个——如果我们联手打架，街上的流氓阿飞也怕我们。就是说，十八岁的我并不怕流氓阿飞，但我害怕的东西却比以前更多。很多。多得一时半会儿说不清。虱多不怕咬，太多了反而不想说了。

你是不好意思说吧？

不，跟好不好意思没关系，再说，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又不是就我一个人这样。那时我们家住在—栋临江的黄色筒子楼里，楼里住了有十好几户人家，跟我差不多年龄的人也有十几个。不瞒你说，他们，我的同学，朋友，邻居，都跟我一样，怕的多。有的还不及我。比如，我们家楼上有个女孩子，读书成绩一般化，但她就是想考上大学。这就是矛盾：想考上又怕考不上。考不上怎么办？嫁人。她爸爸说，考不上就嫁人。她妈妈又说，考不上大学又能嫁什么人，顶多嫁个环卫工吧。她说，嫁给环卫工她宁愿死。她爸爸妈妈都说，那你就争取考上吧。可她觉得自己考上的可能性很小，结果就在高考的前一天夜里失踪了，三天后，她的尸体从江上漂起来。那一年，她十九岁。

我记得，那天街上的人都去江边看了她的尸体，包括我，包括一个在“文革”时候被红卫兵打傻的老诗人。老诗人突然诗兴大发，像个英雄一般地立在江边，琅琅有声地吟唱了一首诗：

十八岁，十九岁，
豆蔻年华，出水芙蓉。
小女子，江上漂，
命断黄泉，生不再来。
红卫兵，红卫兵，
袖章鲜红，拳头血红……





我听着他的诗，就知道，老诗人也是一个有怕的人，虽然他傻了。

再比如，有个九岁的小男孩，他虽然没住在我们这栋楼里，但我可以经常看到他，因为每到星期天，他总会和他妈妈一起来我们楼下的音乐老师家学弹钢琴。有一天，老师一边弹着钢琴一边呜呜地哭，把楼上楼下的人都惊动了。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她有个学生，一个才九岁的小男孩，因为害怕他妈妈天天日里夜里地逼他练钢琴，他竟然在被窝里用剪刀剪掉了自己三个手指头。

用剪刀啊！

三个嫩嫩的小手指头啊。

还有一个人，也是因为怕，干出了比这个小男孩还要惊心动魄的事。他曾经就住在我家这间屋子里，我们家人住前不久才搬走，可以说，我们住进来时，屋子里一定残留着他的气息。我们不认识他，但我们都知道他很混蛋，是那种偷偷摸摸的混蛋。说白了，就是个小偷。三只手。因为是三只手，城里的姑娘都不愿意嫁给他，他只好娶了一个乡下姑娘。乡下姑娘生得楚楚动人的，到了城里，就变得更加楚楚动人。她经常头上戴一朵娇嫩又喷香的栀子花，嘴唇红润，走在大街上，看她的男人很多。其中有个人说，她男人经常偷人家的东西，我们也偷他一点东西吧。就是说，他们不满足光看她，他们想采取一点行动。于是，有个男人给这个女人写信，塞纸条。但乡下姑娘只认得几十个大字，看不懂纸条，只好请三只手帮忙看，翻译。三只手以为女人在故意气他，给他难堪看。于是，怀恨在心，他恨写信的男人，也恨自己的女人。关键是，他女人并不知道纸条上的真正内容，所以没有刻意去回避与那个给她写信的男人的正常往来。三只手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恨之入骨。恨也是怕——他怕女人给他戴绿帽子。一个城里人，戴一顶乡下女人的绿帽子，这个脸面就丢大了，比当三只手还要丢人现眼！是可忍孰不可忍？忍不了！于是，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可怕事——太可怕了，可怕得我不敢说……

你知道，我很胆小，太可怕的事是不敢说的。

其实我知道，大家都很胆小，即便我说了，可能也没人敢听。

那就免开尊口吧。

什么人有可能胆量过人，无所畏惧的？以前，我总想，只有军人。



他们穿着威武的制服，手里还有枪，枪里还有子弹，还会怕什么呢？我想不出来。

好啊，做一个无所畏惧的军人多神气！

于是，我当兵了——你们知道，我真的当过兵，扛过枪。

可是入了伍，我才发现，我错了，部队里的人照样有他们怕的，而且也许是由于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吧，他们怕的东西特别五花八门，稀奇古怪，什么都有。比如，我知道我们连队有个农村兵，是江西人，家里很穷，他带着像台阶一样节节攀高的三个远大的理想来到部队。最高的那个理想是提拔为干部，娶个大城市的姑娘，做个大城市的公民；其次是转个志愿兵，在家乡县城娶个姑娘，留在县城；最不行的也要入个党，退伍回家，好争取进乡政府找个工作。就是说，他在部队必须入党：要提干必须入党，要转志愿兵也必须入党，最差的也要入党。入党是实现他人生多重理想的基础。底线。底线当然是绝对不能破的，当然也是他绝对害怕破的。为了做到不破，他经常天不亮就起来打扫卫生，军训一完就往连队农场里跑，给我们种菜，喂猪，养鸡，放鸭。后来发现有不少战友在同他竞争，他索性天天半夜起来，摸黑去劳动——争先恐后！结果，一天夜里，他在瞌睡中一脚踏进一个深水池塘，牺牲了——他不会游泳。

再比如，警卫连有个山东人，是文书，人长得很英俊，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很精神的样子。他入伍前已经联系好工作，去县政府开车。他来部队其实就是为了学开车。但警卫连每年只有一个学驾驶的名额，他怕这个名额给一个山西人竞争去，便常常用心良苦地在指导员面前诬告山西人，说他如何在底下讲指导员坏话。指导员开始信了，后来又怀疑了，便暗中试探他，考察他。几个回合下来，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真相大白。于是，指导员惩办他，连文书都不让他当，叫他去大门口站岗。他每天挺胸收腹，双脚并拢，肃立于大门口，看着一辆辆汽车驶进开出，活活地看了两年，一事无成地回去了。走的时候，哭得跟个姑娘家似的。你很难想象一个大男人会那样哭，可他就是那样哭了。嚤嚤地哭。哭声如蝴蝶一般翩翩飞舞，听上去挺可怜，也挺可怕的。

还有位老兄的情况似乎并不可怜，但很荒唐。他是个干部，是修理发报机的技师。他的特点是嗓门很大，但视力不好。这是决定他最后倒



一场大霉的关键。长话短讲就是：有一天他去洗澡，澡堂里热气腾腾，他趴在浴池边上请人替他擦背，还闭目养神。其间一个大块头从浴池里走出来，因为能见度低下，不小心在他肚皮上踏了一脚。当时他本能地信口骂了一句脏话：他妈的，你瞎眼了！也没看清那人终究是谁，只印象是个大块头。稍后，帮他擦背的人告诉他，挨他骂的人，也就是踏他肚皮的人，是我们政委同志——我们政委确实是个大块头。这下他可吓坏了，回到家里一口气给我们政委写了一封洋洋四千多字的检讨信。我们的大块头政委看过这位老兄的信后，很有些摸不着头脑，因为那天他并没去洗浴。可政委是一方首长，日理万机地忙，哪有工夫跟他来对质这种鸟事？他把信看了一半就丢了，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就是说，我们的技师老兄只有一味怕下去了，不知要怕到猴年马月。

还有个正在恋爱中的嘉兴姑娘，是门诊部的一个护士，她的特点是长发飘飘。她养的长辫子可以跟《红灯记》里的李铁梅比一比：比长，比粗，比黑，都不一定输。为此，医院的大小领导都经常训她，要她剪短辫子。我个人觉得她留这么长的辫子也不像样，因为部队有明文规定：发不过肩。可她的男朋友坚决要她留，还威胁她：你剪掉辫子会很难看的，长发飘飘的你才是美丽的你。云云。于是，她经常对着镜子发呆。一边是部队铁的纪律，一边是自己的美丽，她都不想失去，可又怕随时要失去。据讲，她每天清早起来，都在为长辫子如何藏在军帽里头发愁。她怕着呢。

诸如此类。

因此，我在写作本文之前和当中（甚至之后）总疑虑：是否是我们身边的人都已变得胆量很小，老在不断地害怕。或怕得夜不能寐。或怕得神经过敏。或怕得笑话百出。或怕得伤天害理。或怕得奸刁贼猾。或怕得要死不活……

是否是？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有条小河总是拐着弯流、流……

第二章 正文

一

这故事讲的是五个年纪、性格、身份、地位、容貌、思想、意志、情感、生活、名望不一的人，如何在一个斗大的、拥挤的、嘈杂的、光线不足的办公室里头互相害怕、互相猜疑、互相提防、互相牵制的情形。

故事的背景是A省B市公安局政治部，该部正式编制为二十一人，目前超编五人，另有聘用工十九人，共计四十五人。他们分布在一幢三层楼的一楼朝西的楼道里，楼道里有九个办公室、一个卫生间和一个仓库。进门右手边是干部科和组织科的办公室了，左手边是精神文明办和宣传教育科。左右楼道尽头，各有一道双开门的弹簧门。门长期不开，玻璃上落满灰尘，白茫茫的，像特制的毛玻璃，透光不透明。整个楼道里，总的说有点阴暗，有人将它作为某种象征。象征什么？楼道里的人的内心？还是……不用猜，没结果的。这种不美好的象征是没人会说透的。

四十五个人，四十五个萝卜，顶四十五个坑，上至部主任，中至小警员，下至临时工，都肩负繁重或者繁杂的事务，整日里忙碌不停。除了当班时间忙这忙那外，经常还要加班加点，挑灯夜战。至于忙什么，为什么忙，他们有时知道，更多的时候是不大知道的。直到年终总结时，他们才猛然发现，自己一年里确实干了不少事情。白纸黑字写着呢。那时候，他们便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并为此欣慰。

作为机关，他们与大部分人差不多，早八晚六，上班下班。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单位，家里，两点一线。到了单位，看见领导笑，遇上好友闹。一般同事间，逢面打招呼，有话好好说。有人为了无话找话，经常说些不可笑的笑话：

哦，你亲自来吃饭了；

啊，你亲自来轻松了；

啊，今天的天气真不错呢……

诸如此类，俗不可耐。

